



世界局勢之動向

劉鴻鈞

一 經濟的動向

爭、對立因素與強力，使它的市場愈趨窄狹，在暫時繁榮之後所要遭遇的恐慌，更加厲害和猛烈，是必然的。

第一次大戰後資本主義之暫時繁榮，原非資本主義興盛期之自然的向上發展法則所造成的，而是由那次大戰之毀滅生產，及轉變普通工業為軍事工業以減低生產，給資本主義的鼓脹病，服了一付人工洗滌劑的結果。不但如此，戰後資本主義之暫時繁榮，還是以挖肉補瘡的法則造成的。比如日、美，都是在大戰中奪得了英、德、法、意諸國的市場才興盛起來的；法國在戰後的復興則是剝削德國的結果；而英國又是重新奪回大戰中被日、美、占去的市場，才得復原的。由此可見戰後世界資本主義之暫時復興與繁榮，是在其整個體系之自身中，自行毀滅和損害而獲得的幸運，不是由於資本主義之自然向上和普遍均勻發展來的。在這樣的基礎上復興起來的世界資本主義，它不但會立刻走向不可救藥的新危機，而且因為戰後更增強了世界資本主義內部的競

果然，到一九二九年即已開始之世界資本主義的不景氣，其恐慌的深刻，不但為歷史空前所未有，並且已經過四五年之久，仍無普遍渡過危機的任何象徵。從生產上說，一九三二年全世界生產額，僅及一九二八年百分之七七。生鐵生產量，後退了三四年，煤的生產後退了二七年；鋼的生產也後退了二七年。如果依恐慌前的物價來換算這四年中（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少生產的工業生產品價額，其總數約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至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多，快要跟上第一次大戰的總損失了。對外貿易額呢？僅就英、德、法、美四大工業國言，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的輸出額，僅及一九一三年全年輸出額之百分之三五，其輸入則僅及其百分之三二。失業工人則美國竟多至一兩千萬，英德亦在六七百萬以上。城市中小工商業者破產的，不計

94692 其數。農業經濟更形衰落，因物價低落至不能收回種植時所下成本的農民，雖至債台高築，尤無法完納租稅和維持生活。以美國那樣雄厚的資本，銀行倒閉達三千多家，其金融混亂即可想而知了。財政的虧短和恐慌，更是每一個國家遭受的同一命運，根本無法挽救。

這樣嚴重深刻的經濟恐慌，不但因市場缺乏，生產過剩，影響到物價低落，利潤率退減；而且也因此影響到爲了銷場的爭奪，加緊了國際的衝突；影響到工人、農民、一般平民的生活困難，中小資產階級加速破產，引起社會的不安，革命危機之暗長。所以近幾年來，資本主義國家政爭特別猛烈，倒閣運動特別多，大都由於那些執政的政黨，無法調節其經濟上的矛盾，應付其財政困難；無法在政治上壓足民衆的希望，安定社會秩序之所致。

資本主義生產所招來的暴風雨，已臨到淹沒它自己之前夕了！這就不能不迫令一切資本主義的衛道者們，爲了救濟其發落的厄運，而投它一劑猛藥。於是在經濟政策上的統治經濟，國家主義經濟，在政治上的法西斯蒂獨裁，便展開兩翼覆蓋了全世界！

所謂統治經濟政策，是以資本主義的國家權力，統治資本主義的全生產機能爲其本質。在生產方面，是限制生產，以求造成生產與市場間的平衡。在市場方面，則對內統治市場的分配，限制自由競爭；對外亦相當統治貿易，以發展有利於自己的輸出與輸入。它以實行通貨膨脹、提高工資，來抬高物價，增進購買力，擴充市場。它以實行減裁童工、女工、

工作時間，發展公共事業，來安插失業工人，安定社會秩序。這樣的統治經濟政策，可以羅斯佛的復興計劃爲其代表，而且已成爲資本主義國家一般的傾向。

所謂國家主義經濟政策，主要的是一方面以關稅戰爭爲武器的自衛的壟斷政策，構成資本主義國家並聯合其屬地間之獨立的經濟系統，如英國的渥太華會議之封鎖其本國與自治領土，日本之封鎖日滿，美國之壟斷汎美洲，中歐經濟同盟等等，都是這一政策的表現。他方面則是侵略性質的經濟政策，如減低出口關稅，以大規模的組織並助以國家權力，去壟斷與促進對外投資；實行通貨膨脹，以便利輸出等，都是想打破別的資本主義集團之封鎖，而奪取其市場以肥己。

資本主義國家使用如此的人工刺激方法，雖能暫時獲得如美國投機事業之活躍，物價之提高，生產之部分復興，乃至三百萬工人復得工作。但此種復興，絕不能恢復資本主義繁榮之全部舊觀，不能成爲世界的普遍繁榮，它只能是某些部門和世界之某些部分的更加脆弱的暫時繁榮，因爲這種人工刺激出來的繁榮，必然是這一部門的活躍，是由損害別些部門之所致，這一個國家的暫時繁榮，則係損害別些國家之所致，根本沒有普遍性可言。

統治經濟政策，如美國之毀棄棉田那種限制生產，以求生產與市場間平衡的方法，實際上是引導社會的生產力倒退，而不是復興。以通貨膨脹去提高物價，則明明僅屬於物價與貨幣間之比價上的變動，而

不是在資本主義的繁榮基礎上，使物價上漲的。以提高工資來增加購買力，則如現今美國工資的增加僅及百分之二三十，而物價則增高到百分之四五十，反是實際工資的減低，足以妨礙購買力之提高。公共事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的發展，這完全是一種非生產的消費事業，不是實際的生產事業之提高。所有這些，我們都只能說它是一種投機的活躍，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真正繁榮。至於它的國家主義經濟政策，則對內採取自給自給的經濟政策，是反逆於資本主義生產之世界連繫性，而倒退到中世紀的辦法。資本主義之生存與發展，原是世界性的，這種倒退絕無可能，如強其實現則必轉化為毀滅自己的因素。當然，它的侵略性之發展，只有加緊資本主義集團間的衝突，是不待言的。

統治經濟政策，不但不是資本主義的繁榮基礎，而且也絕不如羅佛斯希特勒所誇張的那樣，是一種均貧富的政策，乃是相反的加緊剝削，和形成極端寡頭的經濟獨裁的政策。因為自由競爭的限制，市場的統治支配，無疑地是少數寡頭實業大王，運用國家權力來壟斷生產與市場。一般被國家權力強迫限制的中小獨立企業者，對於生產與市場將更比在自由競爭制度下，發生更利害的向隅苦悶，使他們更快的破產。以通貨膨脹來提高物價，更便於投機商人借此發財。最近美國的政客，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而突破口指摘起來了。在實際工資減少情形下，裁減童工、工作時間，這不但不是有利於工人，並且是一種增加工人工作效能，多產生相對剩餘價值的方法。公共事業的發展，以最低工資役

使工人服役，當然是一種無情剝削。所有這些都只是便利了少數寡頭實業大王，具有為他們救濟一時窮途，提高利潤，完成其更集中的經濟統治權力作用。

總之，統治經濟政策，乃是一種更加利害的剝削制度，是完成經濟上的寡頭獨裁，製造經濟生活中之社會的更深刻和嚴重的對立的政策。而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則更是誘導出帝國主義戰爭之經濟的導線。這些都不但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繁榮和發展的傾向，而是資本主義生產之歷史的最後傾向之一頁，是表示它無法維持其常態發展之最後掙扎的普遍傾向之一頁。

二 政治的動向

資本主義經濟，既發展到少數的寡頭獨裁制度，又既由日益加甚的剝削與日益加深的危機的混亂，引起勞苦大眾乃至中等社會層的生活困難，造成社會的不安與革命危機，則在適應此種經濟的集中與獨裁制度之必然性上，在鎮定社會，消除革命危機，維持資本制度之最後生存上，其採用嚴厲的法西斯蒂獨裁，乃是資本社會之上層社會的一種歷史的發展之必然傾向。當然，這不是說此種傾向，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絕對實現之歷史的必然性。因為上層社會的必然傾向，能否成功為歷史發展之總現實的必然階段，下層社會的反逆作用亦有其決定能力。如果下層社會的反逆作用大，則足以阻止其產生的。

歐洲大戰後，民衆初從殘酷的流血中逃出來，要統治那憤懣的大衆，是在於空言的安慰撫藉，對於任何流血和暴力主義，尤其是包含鼓吹民族間的戰爭之英雄的國家主義，除在具有特殊條件的意大利之外，是不容易在全世界叫響的。那時只有尙未表現其面目給民衆看，而又戴有左傾的、但是是溫和的、面貌之政黨和其口號，纔足以和緩羣衆安定社會，所以社會民主主義及其政黨，曾一時的可能和現實地，盡了保衛資本主義的作用。但歷史的進展改變了社會環境，口頭左傾的社會民主主義及其政黨，既未能滿足大衆的要求，而資本主義的這次更大的恐慌，更加使大衆貧困和痛苦。上層社會的政黨，反因不能調節其一切矛盾，造成了猛烈的政爭和混亂；革命危機又潛伏活躍起來。議會主義和改良主義都失掉撫慰大衆的效力，這就逼得經濟上的寡頭獨裁者，不得不揭露其真面目，放棄那僅能在平常狀態可能保持其虛假和平的民主的議會制度，採用法西斯蒂的政治面目，實行其表裏如一之寡頭的政治獨裁。因爲只有這樣，纔能使經濟上的寡頭獨裁者，自由運用國家權力，以遂行其一切有利於自己的經濟的政治的展佈：如壟斷市場和強制生產，進行有力的國際間的惡鬪，鎮壓擾亂，保持資本主義的生存等。

如上所述，則可知法西斯蒂的政治獨裁，它和現在流行的統治經濟政策一樣，並不能因爲它在政治上表現稀有強力，即爲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象徵。恰恰相反，同樣是資本社會之政治的最後形態，是表示

其無法維持常態的最後掙扎。所以法西斯蒂的政治形態，一方面則象徵着資本社會的動搖衰頹，他方面則如果下層羣衆鬪爭的力量一時不夠阻止其發展時，在今後將更成爲國際上的普遍傾向。

我說法西斯蒂是表明資本主義之動搖劇烈化，是維持資本制度之最後掙扎形態，並且是從寡頭的經濟獨裁轉化爲政治獨裁的，似乎是反於常識之所理解的。因爲法西斯蒂不是也吸收了廣大的反現狀的中小資產階級羣衆、農民、軍人、乃至失業工人嗎？它不是也採取了反財閥資本主的口號嗎？但誰若真相信法西斯蒂在反對財閥、資本主義，則他必是政治上的盲目者。我們試看那一國的法西斯蒂實行了它的諾言？以希特勒爲例，他不但登臺之後，並未實行沒收大百貨商、國有托拉斯、改善工農生活等等諾言，卻恰恰相反地採取強制勞動的辦法，以國家權力強制勞動者爲資本服務，不許有任何爭議。在意大利、在德國，不但工人生活絲毫未改善，就是中小資產階級也是一樣。然而資本主的資本和財產呢？則仍是在繼續不斷的增加和鞏固（在德國的這種詳情，請參看中山文化教育館主編的時事類編第十、十一兩期瓦爾加的論文）。在法西斯蒂的運動展開時，不但那些國家的政府，暗中縱容它的活動，並抑壓它的敵對者（日前有些國家如奧國，雖在壓抑這種運動，但係一種國際關係使然，並且它自身也是一種法西斯蒂政體，並且它的運動費之來源，亦是出之那些大企業家的手。這沒有別的，因爲大財閥們知道這種運動的成功是自己的利益，因爲它足以掃盪一切

反對勢力。他們更知道無羣衆基礎，縱然從上層能夠建立起一種獨裁，不但難於穩定，且反足以促成騷亂。所以拿左的空言去利用羣衆的不滿，再在其含糊混亂理論中，把羣衆由反對現制度暗中引導到擁護現制度上來，是消滅真正的反對勢力，渡過難關的唯一遮眼術。

行將普遍世界的法西斯蒂運動，它果能打破現社會的一切難關而永保其黃金時代嗎？這不是單從政治上能夠解決的。它要如此，則必預能消除資本制度之一切經濟上的矛盾。即必預能消除財富集中和大衆的破產與貧困；消滅其生產上的無政府狀態，使經濟恐慌不會再來；消滅國際間互相競爭的矛盾等等，纔不致誘起羣衆甚至給予羣衆以奮起的機會。否則它至多也只如統治經濟政治一樣，只能暫時的救資本主義之政治的一時窮途。然而誰能有理由肯定法西斯蒂有此可能呢？人們以為這一運動用空前的權威駕臨社會的結果，必然可以使世界復返於中世時代，人類將會長期摸索於黑暗之中，失掉幾世紀來的文明和自由。但現社會的經濟生活和社會力量，是不易用人力拉回到中世紀去的，因為絕不能用人工的方法消滅那足以發動社會不安的矛盾因素，使社會生活歸於平淡無奇。即使這一運動可能暫時將世界引退至中世紀時代，但也必然是很短促的時期，不能使二十世紀的中世紀，有和真正的中世紀同其長短的壽命。曙光復旦的時期，會必然在這暫時的黑夜之中培植出巨火來，這是歷史之必然動向。

三 國際局勢之動向

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和法西斯蒂主義之流行，均足以加緊國際間的矛盾。這矛盾一方面為帝國主義者為革命危機所恐怖而牽怒於蘇聯，不但想借反蘇聯來擴張資本主義的地盤，想推倒世界革命的煽惑者以消滅世界革命，並且想借此先掃清帝國主義戰爭中的一切牽掣，以便放心進行大肆殺戮，因此便展開了反蘇聯的第一個陣容。但是，資本主義之恐慌，亦引起了戰債問題，關稅戰爭，貨幣戰爭，傾銷政策，國家主義的經濟系統之建立等等，都加緊了殖民地與市場之爭奪戰。而軍備擴張，政治、軍事之同盟的分解與結合，經濟、軍縮會議之失敗，各種條約之被撕毀，遂形成了帝國主義戰爭之加速發展和可能爆發的第二個陣容。

這兩個陣容是支配目前國際政治生活的主要中心。不怕各國間怎樣高唱和平，並互訂各種條約，但根本上在任何一個對立陣線中都無和平的可能。就歷史的和制度的矛盾傾向上說，一般的前一戰爭的可能性要比後一戰爭的大得多。因為前者之不可調和是永久的，後者則尚有某種程度的調和的可能。

反蘇聯戰爭的因素和可能性之驟然增加起來，是由德國法西斯蒂之勝利與日本占領了東三省所造成的。因為在西方當德國革命力量雄厚時，形成了蘇聯西方的有力屏障，使帝國主義不敢輕於通過這座火絨山去進攻蘇聯。但自希特勒的勝利澆熄了德國革命之火，不但為帝國主義掃清了進攻蘇聯的道路，並且提高和增加了反蘇聯戰爭

94696 的聲勢。在東方，日帝國主義從中國手中奪去了東三省，撤去了遠東的反蘇聯的緩衝地，而蘇聯東方的危機遂亦日益加緊了。

雖然如此，但各社會層間的矛盾超越於同社會層間的矛盾這一原則，亦不是很機械的。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社會的下層有立即危害及上層的生存時，這一原則將是絕對的。反之，則上層社會的內部矛盾，亦可能的增加起來。然而實際事實是這樣：蘇聯這幾年來對於世界革命採取了消極態度，而沉醉於國內經濟建設，和國際和平夢幻之中，其對於帝國主義的危害減輕得多了。所以帝國主義尚不需要立刻被迫放下內部衝突，一致進攻蘇聯。

在帝國主義方面，希特勒之掌握政權與日本之取得滿洲，也加緊了自己的矛盾。不錯，就希特勒本身言，他的主要任務是為德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安全，而挺身出來消滅德國革命，所以其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一樣，並不在於實行諾言。誰相信他真會武裝的反抗凡爾塞和約，誰未認清他的本來面目與歷史任務。這可於他累次空言威駭戰勝國，而又馬上申言不欲以武力反對任何國可以得着證明。他之退出國聯與軍縮，更是在求移轉對內的情緒於對外，並求獲得選舉的勝利而可。並且希特勒很知道，要求得協約國的讓步，只有一方面拿德國革命去恐駭，拿鎮壓德國革命的成績去邀功；他方面則引導着快要爆裂的鍋爐的活塞，向蘇聯方面開放。而且希特勒的現時態度，法國也是了解的。雖然如此，但希特勒為要維持羣衆的信仰以鞏固其地位，則在對內不

能實行諾言的情形下，對外不能不被迫地不敢完全放棄平等的要求。如此則引起歐洲局面之緊張，暫時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法國，如果慨然允許德國完全重整軍備，將來天曉得它不再來一個一九一四的挑釁，那時法國真要啼笑不得！所以法國之組織小協約向德國包圍形勢，法意之阻止德奧合併，都是內部衝突之嚴重表現。向蘇聯開活塞嗎？雖然將是終於到來的事體，然而一涉及戰後分贓問題，以及協約國要特別戒備帝國主義因此龐大了的危險，均是不容易一致的問題。

此外在歐洲方面，不但德國和協約國間有衝突，並且法意間亦互相爭霸於歐陸和地中海。英國既要防德之再起，又需防法之過大。一句話，英國是不許在歐洲的天上有二日，陸上有二王的。更不特如此，即意、德、意、英間也有衝突，因此影響到反蘇聯之一時難於一致。

在東方呢？帝國主義希望的不是讓日本乾得利益，不歡迎它不積極進攻蘇聯而反進攻中國。然而日本卻完全在自己利益上打算，知道進攻蘇聯沒有進攻中國那樣容易，便老實把手放在中國不斷的搶劫。這不但已經損害着美國在東北的利益，而且也有威脅英國在遠東地位的趨勢，加緊了內部矛盾。在東方和在西方一樣，也有反蘇聯的善後分贓問題不易一致。比如讓日本獨占沿海洲和西北利亞，這是增加了對美國自己的威脅。讓美國占據沿海洲或他國勢力侵入西比利西，亦絕為日本所不願，均使反蘇聯難於一致。

最後，除反蘇聯戰線之內部難於一致外，因為各國的經濟恐慌，財

政困難之嚴重，恐怕因戰爭爆發會加速破壞資本主義之喘息不安的經濟生命；恐因戰爭的爆發或延長，反會點燃了世界革命之火；以及蘇聯之兵力與社會勢力不易消滅等，亦束縛了列強的手。因為這許多理由，所以帝國主義者在反蘇聯聯合尚未成熟時，為經濟的要求所驅使，為利用蘇聯以暫時威駭其朋友，迫其對自已讓步的政治企圖所驅使，反而對蘇聯訂立不侵犯條約，甚至仇視蘇聯十六年如一日之美國，亦不得和蘇聯恢復邦交。這些都實如其事的表明帝國主義間，暫時尙未能團結一致去反蘇聯。當然，這不說帝國主義已放棄反蘇聯之努力，也不是說蘇聯之原則的孤立與受圍攻的危險已經沒有了，更不能誇耀是蘇聯自身的甚麼外交勝利，如果以為一切不侵犯條約，邦交的恢復可以保障蘇聯，那完全是做夢。因為不但這些東西在它們一致妥協成功後可以隨手撕破，並且根本就是在利用蘇聯。尤其是德國，在它的用英、法、意等國間的矛盾，逐漸恢復了它的力量時，一定是會領袖着帝國主義東犯而不西進的。

伏洛希羅夫榮為土國名譽公民

土耳其共和國大使拉吉勃倍氏將司米耳那城自治團體請伏洛希羅夫為該城名譽公民之決議，送達伏氏。伏氏覆電司米耳那城自治團體主席云：「予對此蘇土強固友誼之表現，實覺不勝榮幸，請將予最熱烈之謝悃，傳達美及利司及司米耳那之全體公民」云。

在帝國主義的內部戰爭，歐洲方面，德法和法意間之可能因緊張局面而偶然起火，前面已經說過了。在遠東方面危險更大。因為日本占領東北並繼續擴張勢力於中國，大有消滅美國在中國的市場的危險。美國今後的資本繁榮，必須依靠中國，否則絕無發煌的可能，它非出死力以爭不可。「九一八」事變後，日美軍備的競爭，就表明這危機之加緊到來。不特日美戰爭，日英衝突雖比前者較和緩，然而日本的大陸政策就是海洋政策之另一面，北進亦是南進的起點。所謂亞洲門羅主義，更明言要驅逐美國同時驅逐英國出中國，乃至南洋和印度，因此日英衝突亦在加緊發展中。

總之，帝國主義戰爭和反蘇聯戰爭都在加緊發展中。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上，雖然兩者是平行發展着的，誰走在前面而須新的事實來補充，但原則上反蘇聯戰爭的比重無疑地是超過於帝國主義戰爭。人類的大流血迫在目前了，怎樣努力起來消滅這一危機，那就得看被壓迫的大眾的決心。